

達文，

第一次用中文寫信給你。以前聯絡多半用電子郵件，寫英文比較方便。或直接打電話。在你的台灣的朋友裡，我跟你不算最熟。這十二年來，見面的次數應有幾十次，但是恐怕上不了一百次。場合很多是物理協會的工作會，各種研討會，還有理論中心、尤其是它成立後的頭三年、的許多會議。比起你清大的同事們，或你的物理合作者，這幾十次算是小巫了。我們的專業曾經高度重疊，也幾乎同時回來台灣，而你又是很願意跟人合作的。但是，陰錯陽差，我們卻不曾共寫過一篇文章。我看我勉強夠得上是你第二圈的朋友吧。

然而我記得我們一見如故。也許是因為你率真的態度，也許是因為你輕鬆的身體語言，更可能是你不轉彎抹角、心直口快的說話方法。總覺得你說的話我比較聽得懂。老實說，我也不記得我們什麼時候第一次見的面，不過剛才說的印象是不會錯的。

我們也有一些獨特的共同經驗。就像我們的共同創舉，那兩次 NNCTS 舞會。記得都是到台北雙城街的「犁舍」那兒。NNCTS 的意思就是：不是 NCTS，也就是說，與國家理論中心無關。要這麼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說明，也不過就因為去的人很多都是搞理論物理的。好的是大家都盡興而返。我們從那兩次活動裡證明了一個新理論：搞理論物理的不見得就必定是二楞子，有些人動起來還蠻像樣的呢。可惜沒把這個理論寫成文章刊出，可能是因為沒能找到一個願意刊登這篇文章而又 SCI 衝擊因子不為零的期刊吧。

或者像是我們趁著冬季學校的機會在加拿大班斧國家公園的幾天滑雪。想應是 96、97 年左右。我們的技術都一般，不那麼好。不過你到底還是有年輕人的腿。所以我勉強可以滑雙深藍鑽石道，而只能眼巴巴地看你滑下更艱難的單黑鑽石道。記得有一次看你滑下那座「魔溝」山，雖然不怎麼順，倒也還能站著下去。這種山其實蠻像是被厚雪覆蓋的一座大亂葬崗，沒有半步平地，我平時是絕不敢試的。那天看你下去，我也瞬間的失去理智的跟進。這好了，才不過二十公尺，就成了進退維谷的局面。結果一般人兩、三分鐘下得了的山，我連翻、帶滾、加爬的花了三十分鐘。保住了一條老命，已經慶幸萬分了。沒想到你還在山下等。見著我，也只輕鬆的說了聲：怎麼這麼久？

是一年半多之前吧，2004 年的春夏之間。那時你剛接任理論中心物理部主任不久。有一次到中心開會，中午會後你邀我到清華側門外小巷里一家麵食館吃牛肉麵。餐後回去拿車，在清華校園路上走著，你突然說想要我接

物理部主任。我吃了一驚問是怎麼回事，你淡淡的說胃不舒服有一陣子了，恐怕要去住院。我對行政職務有一些戒慎，所以只答應如果你真的去住院，那麼在住院期間我願意代你照顧物理部。回中央之後，從我們電子通訊中，知道假如我要從中壢搬到新竹，會牽涉到一些不容易解決的實際問題，所以事情也就擱下了。五、六月忙著準備參加在上海和廈門接連的三個會議。七月初回來，聽說你已經住院動了手術。

我和百齡到台大醫院去看你。百齡之前跟你只見過一次面。在她的印象中你是輕鬆、瀟灑、率真、壯碩、充滿活力的。現在看到你手術之後一下瘦了下來，真的很心疼。後來我們每次談起你康復的事，她都會為著你能不能吸收夠多的營養而表示憂心。

你出院後我們在中心曾經見過幾次，也斷續的談了一些我可能來中心的問題。不過這些問題都因為後來圖南接中心主任而自然消失了。2005年之後我不自覺的捲入了在中大成立系統生物所和生技醫工中心的兩件事，到理論中心的機會無形中就更少了。這其間偶爾會寫封電子信給你，你都會簡短的告訴我化療進展的情形。入秋之後，聽說你情況惡化，心中念著要去看你，也問過中心的秘書你在哪兒療養，但是終究沒有去成。我很遺憾沒能向你做最後的道別。

去年葉真先走了，今年接著又是你。真的是天忌英才。記得小時候一位大朋友看我的手相，說生命線很短。他怕我難過，連忙又補了一句：短而精彩。是了，一味的長有什麼用？精不精彩才重要。達文，你活的精彩，這是所有認識你的人都會同意的。那就好了。

達文，我上次去台中才知道你信佛。佛說生老病死都是痛苦。要修成正果才能超脫痛苦的輪迴。你生前是一個十分入世的人，大概還沒來得及修成正果，所以可能還要再受一個輪迴的苦。那就是說可能你已經又投胎了。在哪兒呢？如果我佛慈悲，就會讓你在你心愛的地方再生。台中？台北？匹茲堡？馬里蘭？芝加哥？袍羅阿投？新竹？無論如何，今後我在任何場合都會特別注意襁褓或推車中的嬰兒。或許哪一天我會盯上一個有點你的靈氣的嬰兒。他還不會說話，但是說不定他會向我輕輕的眨一下眼睛。那我就知道了。我也會還他、也或許就是你，一個會心的微笑。

李弘謙
清華大學物理館
2006/02/11